性理指歸

性理指歸卷之十四

苕姚舜牧次訂

知行

程子曰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君子以識爲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蕩而不知反内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吾弗貴矣○知之而後可守無所知則何所守也故學莫先乎致知知之既盡則守無不固

張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未理

會至實處如空中立終不曾踏着實地

朱子曰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人之爲學如今雨下相似雨既下後到處濕潤其氣易得蒸鬱人於義理若見得後又有涵養底工夫意思自好理義也來易得見正如雨蒸鬱得成後底意思若是都不去用力日間只恁悠悠都不曾有涵養工夫設或理會得些小道理也滋潤他不得少間私欲起來又間斷去正如亢旱不能得雨相似也○學者工夫唯在居敬窮理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

密譬如一物懸空中右仰則左昂左仰則右昂其實只是一事

黄勉齋曰聖學之道知與行而已自昔聖人繼天立極不曰知而曰精不曰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一猶不知不行也聖賢相傳啓悟後學言知必曰知至言意必曰意誠至則事物之理無不通誠則念慮之發無不實曰至與誠其精一之謂與知與行者學之至轍至與誠者學之歸宿有志於道者可不孳孳求止於是與○聖賢一言一字皆可師法從之則吉違之則凶一着緊要一着只要信得篤行得力耳

言行

程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非也○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止言已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小傳○凡諫說於君論辯於人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怫○伊川常見人論前輩之短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司馬溫公曰言豈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鍾鼓乎夫鍾鼓

扣之然後鳴鏗訇鏜鞳人不以爲異也若不扣自鳴人孰不謂之妖邪可以言而不言猶扣之而不鳴也亦爲廢鐘鼓矣（）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爲而無益不若勿爲

李延平曰古之德人言何皆自胸襟流出非從領頰拾來後之學者譬如鸚鵡學人語言所不學者則不能耳

朱子曰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爲心平氣和則能言易曰易其心而後語謂平易其心然後語也

明道先生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怫

告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爲不可孟子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卽是心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從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就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

吳臨川曰言心聲也故知言者觀言以知其心也亦有巧僞之言險也而言易躁也而言澹貪戀也而言閑適意其言之可以欺人也然人觀其易澹閑適之言而洞燭其險躁貪戀之心則人不可欺也而言豈

可傷哉

致知

問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何也程子曰不致知也知之既至孰得而移之知玉之爲寶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知醴之爲甘則人不能以糵亂之矣知聖人之爲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矣○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得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

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藏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可以觀天地○造道深處雖聞常人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謝上蔡曰聞見之知非真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真知故也○所謂有知識須是窮物理只如黃金天下至寶先須辨認得他體性始得不然被人將鍮石來喚作黃金辨認不過便生疑惑便執不定故經曰物格而后知至

張子曰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

楊龜山曰學者以致知格物為先世之人未有蹈禹

鑊陷阱者以其知之審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納鑊陷阱也而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真知故也使其真知為不善如蹈納鑊陷阱則人孰有為不善耶若夫物格而知至則目無全牛游刃自有餘地矣

胡致堂曰君子之知貴乎至知之至者如知水之濕知火之熱知美色之可愛知惡臭之可惡雖不幸瞽而聵此知不可亂也知之不至者猶士而言學言善言道言中言誠言性言仁言恕言鬼神得其形影之似而已

朱子曰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理不是在前面別爲一物即在吾心人須是體察得此物誠實在我方可譬如修養家所謂鉛汞龍虎皆是我身内之物非在外也梁坡壺林云坎離交則生分則死離爲心坎爲腎龍者汞也精也血也出於腎虎者鉛也氣也力也出於心真人曰正坐瞑目調息以久則用溫而水上行火爲水所迫必從人所謂龍從火裏出也目外臨虛觀腳足輕常舐舌上齶鎖久則水下入目然返觀乎則田久則先爲鉛所謂虎向水中生也

○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

事○思索譬如穿井不解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漸
漸刮將去那自會清

力行

程子曰居之以正行之以和

謝上蔡曰學者纔有些所得便住人多易住惟顏子
善學故孔子有見其進未見其止之嘆須是百尺竿
頭更進始得

邢恕云一日三點檢明道先生曰可哀也哉其餘時
理會甚事蓋倣三省之説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只多
逐人面上說一般話

[illegible]

朱子曰問學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面一層雖不問人亦自見得若不去實踏過却懸空妄想便和最下底層不曾理會得○務實一事觀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但就實做工夫自然有得不須遽責效驗也

張南軒曰學者若能務實便有所得或問務實之說曰於踐履中求之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日用常行之際無非實用 以上論務實

程子曰難勝莫如己私學者能克之非大勇乎人多驚多怒多疑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餘

自正

謝上蔡曰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

胡五峰曰自反則裕責人則蔽君子不臨事而怨已然後有自反之功自反者修身之本也本得則用無不利

朱子曰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卒遇強敵只得

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人有目畏尖物者明道先生教以室中率置尖物。便見之熟而知尖之不刺人也。則知畏者妄而不復畏矣

許魯齋曰。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人之惡。喜怒哀懼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氣既不平。則發言多失。七者之中惟怒爲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　以上論克己

司馬公曰。去惡而從善。舍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爲如制悍馬。如斡磻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

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朱子曰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是一場閑說話矣○答蔡季通書曰所謂一劍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然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平居無事當存祇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
真西山曰過雖聖賢不能無蓋過者過誤之謂也如其為過而速改則無過矣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

過雖賢也成湯之聖猶且改過不吝顏子之賢猶曰
不貳過以此可見雖聖賢必以改過為貴君知其為
過不肯速改則是文過遂非而流於惡矣苟無心而
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為則謂之惡不待別為不善方
謂之惡也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天下之至速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為遷善改
過之象此即過勿憚改之意也 以上論改過
程子曰克勤小物最難又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人莫不知命之不可遷然臨患難而能不懼處貧賤
而能不變視富貴而能不慕者吾未見其人也○處

患難知其無可柰何遂放意而不反非安於義命者
天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
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恤惟
義所在○利害者人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
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爲不當爲○賢者惟
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人於
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若
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
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於命可也○君子不
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

名過實者有愧文過質者莫之與長○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爲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

張子曰欲事立須是心立心不立則怠惰事無由立

謝上蔡曰懷固蔽自欺之心長虛驕自恣之氣皆好名之故

胡五峰曰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一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

李延平曰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力惟當守吾之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修己俟時則不

可一日忘於心此聖賢傳心之要法或者放肆自快
性貴之人不肯之已非也○爲血氣所使者只是客
氣性於性理說話涵泳自然臨事有別處○問避嫌
是否曰合避豈可不避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
豈可不避如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
皆是合避處○學者須要有廉隅墻壁便可擔負得
大事去如子路云親於其身爲不善直是不入世間
病痛儘浚了此大者立也○恥有當忍者有不當忍
者○學者常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
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

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邪某觀今人因不能曉禁慾而至于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呂氏雜志曰人嘗要得莫做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嘆賞。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分定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不見那刀鋸鼎鑊○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爲與義理之必可恃利害得失既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識明氣勇無所懼懼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問聖

有最難底柰何曰亦有數等或是外面阻遏做不得或是裏面紛亂處不去亦有一種紛拏時及纖毫委曲微細處難處全只在人自去理會大槩只是要見得道理分明逐事上自有一個道理易曰探賾索隱賾是紛亂時隱是隱奧也全在探索上紛亂是他自紛亂我若有一定之見安能紛亂得我

張南軒曰義之所在君子蹈之如饑之必食渴之必飲不可改也若一毫私意亂之則顧藉牽滯而卒失其正矣

呂東萊曰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

難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所存者實信其所當信聽其所當聽持身謙遜而不敢虛驕遇事審細而不敢容易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

眞西山曰一事有一事之理人能安定其心順其理以應之則事既得所心亦不勞若擾擾焉以私心處之則事必不得其當而其心亦無須臾之寧人徒知爲事之累心不知乃心之所累事也

許魯齋曰士君子當大著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己貧賤憂戚不可過爲隕獲貴爲公相不可驕當知

有天下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爲匹夫不必
聰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卅干貧賤者無入
而不自得也何欣戚之有○凡事物之際有兩件有
由自己的有不由自己的由自己的有義在不由自
己的有命在歸於義命而已○汲汲焉毋欲速也循
循焉毋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日用事爲之間皆當
如此乃能有成○不聽父母命者則爲不孝不聽君
命者則爲不敬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君父之
命或時可否之間設教者猶曰勿逆勿怠况乎天命
大公至正無有不善何苦而不受命耶○有不虞之

譽有求全之毀不虞之譽無故而致者也無實而得譽可乎大譽則大毀至小譽則小毀至必然之理也惟聖賢得譽則無所可毀大名之下難處在聖賢則異於是無難處者無實而得名故難處名美器也造物者忌多取非忌多取忌無實而得名者耳節論

處心五事

程子曰欲利己者必損人欲利財者必歛怨○所謂利者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君子所見者大且遠小人所見者小且近君

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人之氣常相停但大分君子則治六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如是則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蓋堯舜之世只是以禮樂法度驅而之善盡其道而已然言比屋可封者以其有教雖欲爲惡不能成其惡○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别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客氣者是大賢○君子與小人處也必有

使陵因辱之患於是而能反己兢謹以遠其禍則德益進矣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君子與小人比也自守以正豈惟君子得完其己而已乎亦使小人得不陷於非義

張子曰人多言安於[illegible]賤其[illegible]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illegible]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illegible]

尹和靖曰君子之於[illegible]於利害惟其是而已

胡五峰曰人欲盛則天理昏天理素明則無欲矣處富貴與天地同其通處貧賤與天地同其否安死順

生與天地同其變化又何宮室妻妾衣服飲食存亡得喪而以介意乎

朱子曰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學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皐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者則要牢劄定脚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學者收拾已工夫要得不差先須辨義利所在如思一事非特財利利欲只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不是推此便不可入堯舜之道切須勤勤提省察之於纖微毫忽之間不得放過如此便不

會錯用工夫○將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處之便私○學者工夫只求一箇是天下之理不過是與非兩端而已從其是則爲善徇其非則爲惡聖人教人諄諄不已只是發明此理○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即彼非此非即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此心此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天地間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

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編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如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虺蜴瑣細如蟣虱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咒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桀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

張南軒曰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爲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爲而然也無所爲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一涉於有所爲如孟子所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則善端遏塞欲邇聖賢之門墻不可得矣豈非邪行以望及前人乎此非特學者治己所當知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伯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者在于此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分別義利深切著明此撥亂反正之大綱也

陳潛室曰胡五峰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語儘當

玩味如飲食男女之欲堯舜與桀紂同但中理中節即爲天理無理無節即爲人欲耳

眞西山曰大學所謂利專指財利而言伊川先生云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一毫自便之心即是利此論尤有補於心術之微至南軒先生又謂無所爲而爲皆義也有所爲而爲即利也其言愈精且微朱子謂南軒此語發先賢所未發有功於聖門○學者存心行事只當以義理爲主義所當然雖害不恤義所不當然雖利不計如此方合乎天理之正若此心一出一入於義利之間終是爲利所勝正如白黑相和黑

必揜自薰蕕共器蕕必揜薰並志之初不可不察也

以上論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

出處

程子曰擇才而用雖在君以身許國則在已道合而後進得正則吉矣汲汲以求遇者終必自失非君子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世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而後出○賢聖於亂世雖知道之將廢不忍坐視而不救也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而冀其引久苟得爲之孔孟之屑爲也王允之於漢謝安之於晉亦其庶矣○問家貧親

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而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爲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已固可爲親柰何曰爲已爲親止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楊龜山曰太公釣於渭不遇文王特一老漁父耳及一朝用之乃有鷹揚之勇非文王有獨見之明誰能知之學者須體此意然後進退隱顯各得其當○仕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名秩家貧既召入朝神宗欲優厚之令兼數局庶幾俸給可贍其家夷甫一切

受之不辭及正叔以白衣擢爲勸講之官尹和靖亦使之攝他職則固辭甚當公之任爲祿也程公之任為道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之辭受取舍人莫能知之故常公之不辭人不以爲非而程公之辭人亦不以爲是

馬東平曰人之利鈍自有時但當行吾道無愧于人也

胡致堂曰古之君子不苟就不俯從從人去就從違之重在我而不在人在義而不在利庶乎招不來麾不去足以取信於其上

朱子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非獨善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今人皆不能修身方其爲士則役役求仕既仕而復患祿之不加趨走奔馳無一日閑何如山林布衣之士道義足於身而物不能嬰哉○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

張南軒曰廷對最是直言蓋士人初見君父此是第一步此將欺則無往而非欺須是立得脚跟定

黃勉齋曰士之君子非仁不存非禮不立非義不行所貴者良心所樂者真樂人之知不知世之用不用

於我何與而後之君子心之所固有事之所當行何者爲禮爲義[illegible]管管然不覺這功名而已耳利欲而已耳汲汲然[illegible]務於人窮人之不已用又委曲遷就以求顯於人[illegible]幸而得志傲然以爲莫已若也小不如意則戚戚然[illegible]幾不能以終日矣昔[illegible]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行爲處則有守大[illegible]大當如此出[illegible]處所爲處無所守所志所學將何爲

性理指歸卷之十五

烏程後學承菴姚[illegible]訂[illegible]

教人

程子曰人之知識未當不全其蒙者皆蔽也呼而覺之斯不蒙矣○以書傳道與口相傳煞不相干相見而言因事發明則并意思一時傳了書雖多其實不盡○禁人之惡者獨治其惡而不絶其爲惡之原則終不得止易曰豶豕之牙吉見聖人處發會之際也○胡安定在湖州置治事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彝善

治水利後累爲政皆與水利有功○臨川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斯人講明聖人之學開道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雖隱而道光跡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己□則一也

橫渠張子教學者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知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又曰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己不出入□使人數次己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嘗以因己而壞人之才爲憂則不敢惰四益也

謝上蔡曰既有知識窮得物理却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又曰横渠以禮教人明道以忠信爲先

或問横渠教人以禮爲先與明道使學者從敬而入何故不同游廣平曰張子厚學成德尊然猶秘其學不多爲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明道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趨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

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至于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

呂東萊曰前輩常教少年毋輕議人毋輕說事惟退而自修可也學記曰幼者聽而勿問皆使人自修不敢輕發養成德器也○衣服之制飲食之度字畫之別以至音聲笑語之高下行步趨進之遲速當一以古人爲法古之善教人者必以此爲本所以養誠閑邪而反人道之正也若於此數事少有外異不能自克久久之間必至喪志失身

朱子曰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說得方詳○聖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子對顏淵曰克己復禮為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是定本○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先求頓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入漸熟自然貫通○周人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智仁聖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六曰禮樂射御

書數是於學者日用起居飲食之間既無事而非學於其藏脩息游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為用而無所偏廢○某嘗喜那鈍底人他若是做得工夫透徹時極好却煩惱那敏底只是器綽看過不會深去思量當下認也理會得只是無滋味工夫不耐久敏底人又却用做那鈍底工夫方得○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今或聞得些道理入學不及且中道已散去了又自之意也蓋夫學者所以為己而士者或未嘗有一於

學此非士之罪也教不素明而學不素講也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則無爲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爾所以孜孜爲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果何爲而然哉今之士唯不如此以爲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無事乎汲汲爲也是以至於惰游而不知反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爲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記之

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禮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登降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爲盛也自學絶而道喪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養之實學者挾策而相與嬉其間有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爲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爲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

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爲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登降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爲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固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又豈非學者之罪哉○君子學以成身非直爲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於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母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

可矣新學小生自爲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䙝如此因循不以爲愧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內以欺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爲小人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爲人之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當爲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爲孝弟馴謹之行以成其身而已科舉之不介營之不問非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務從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身之羞哉○與長子受之書曰早晚受業請益隨衆例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劄記候見先生質問不得放過

所聞所語常切思省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合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啓禀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凡處須是恭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停當不得戲笑諠譁凡事謙恭不得尚氣凌人自取恥辱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己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短長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荅於先生之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交游之間尤當審擇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為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

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踈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謹防之不可荏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今遣汝千里從師者恐汝在家汨於俗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勇爲

力改故習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白鹿洞書院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

資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

張南軒曰學者曰講修則有餘日放散襟開濶又曰不必強自開濶只涵泳義理便自然開濶去

黃勉齋曰孔孟之教人曰守死善道曰舍生取義大死生亦大矣至於道義之可樂則生不足戀而死不足顧生不足戀而死不足顧則於聖賢之道如饑者不忘食渴者不忘飲行者不忘歸病者不忘起猶未足以諭其切也○學者須是有大規模又有細工夫方能成箇人物

眞西山曰聖人之教人猶化工之生物因材而篤

人倫

張橫渠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若無害理必姑順之○親之

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不計身之有無然又復使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則亦不安矣○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猶似也言兄弟宜相好不要厮學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

程子曰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爲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

之大者不容於世矣○君臣朋友之際其合不正未
有久而不離者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
守○程母侯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
不知也故慈愛極至而教之之道不少假順兄弟於
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
然也○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
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爲醜行遂不敢爲古人不
如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只爲今人將此作一件大
事隱忍不敢發或爲其陰持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
不害事人修身刑家最急纔修身便到刑家上又問

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藜蒸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交絕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爲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世人多愼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可忽哉○問事兄盡禮不得其歡心奈何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己可也曰接弟之

道如何曰盡友愛之道而已○周公之於兄舜之於
弟皆一類觀其用心為何如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只
如此然有差等耳
司馬氏曰恭事親無以踰於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
君亦然○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為子必孝為臣必
忠
呂滎陽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
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
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事不若己所自
親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為人子者視於無形

聽于無聲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

羅豫章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爲福陋哉

朱子曰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死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爲不如是則無以盡吾心云爾○間人不幸處

繼母異父兄弟不相容當如何曰從古來自有這樣子只看舜如何○與朋友交後知其不善情意自是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毋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故也

黄勉齋曰朋友者人類之中志同而道合者也故曰天叙有典豈人力也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一失其序則天典不立人道化爲夷狄矣朋友道絶則此四者雖欲各居其分不可得也善而莫予告也過而莫予規也觀感廢而怠心生講習疏而實理晦則五常百行顛倒錯謬而不可勝救矣然則朋友者列於人

倫而又所以紀綱人倫者也所可重者若此而世莫之重焉可不爲之屢嘆也邪
眞西山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醮子必曰勉帥以敬親之送女必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
許魯齋曰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抵以情勝理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爲善○兄弟同受父母一氣所生骨肉之至親者也今人不明理義悖逆天性生雖同胞情如吳越居雖同

室迹若路人以至計分毫之利而棄絕至恩信妻子之言而結爲死忽眞不肖之尤者

師友

程子曰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問其與人居積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不信誠未至也○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己可無自辱○明道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

師禮曰為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為是如有說願件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此果能明辯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

張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

范華陽曰與賢於己者處則自以為不足與不如己者處則自以為有餘自以為不足則日益自以為有餘則日損

謝上蔡曰甲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闕其故

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

尹和靖曰學者雖是從師然賴朋友相成處甚多師只是開其大端又體貌嚴重若於從容閑暇之際委曲論難須是朋友便發明得子細

侯河東曰朱公掞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姚舜牧曰孔門諸弟嘗從游舞雩之下矣亦嘗侍坐侍側矣未聞弟子立而師瞑目至雪深一尺者

宋儒大都立異示人其師其弟有進失之者立學

一只何如坐春風中三月哉

胡五峰曰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爲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

李延平曰某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

陸象山曰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以至于唐曰師曰弟子云者反以爲笑韓退之柳子厚猶爲之屢嘆雖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楊子

雲韓退之雖未知道而識度非常人所及子雲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韓退之講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近世諸儒皆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識不易及也吾亦謂論學不如論師得師而不能虚心委已則又不可以罪師（）天下昔無着實師友不是各執已見便是恣情縱欲

黄勉齋曰斯道之顯晦繫於人物之盛衰蓋義理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子然獨立而無與爲侶

則學問廢而識見淺繩約弛而怠慢生古之人所以
重刑罰之樂者豈不以此與
饒雙峰曰師道立則天下之不善者皆可變而爲善
天下之不中者皆可化而爲中而善人豈不衆哉善
人衆則國家之用隨取隨足上焉可以格君心中焉
可以立政事下焉可以移風俗而朝廷豈有不正天
下豈有不治者哉若昔唐虞五典之敎掌之於契寛
栗直溫之敎典之於夔至於成周順先王詩書禮樂
以造士而敎之中和者亦惟擇有道有德者王之皆
所以立師道也是以天下後世稱人才之盛美治功

之盛者必曰唐虞成周及周之衰則學校之政不修而師道闕矣於是洙泗之間有吾夫子者出而任其責焉一時及門之士如顏曾冉閔之徒固已如時雨之化矣故其德行政事言語文學莫不卓然皆有可稱使夫子而得時行道引其類而進之則唐虞成周之治有不難致者夫子既沒而得其道者或以傳授於來嗣或以設教於諸侯隨其大小亦皆於世道有所補焉後世師道不立學者無復講明道義磨礱氣質之益矣至本朝安定胡公首倡體用之學以淑其徒使學者明於經義講於時務篤於踐履而不爲口

耳之習故一時賢士大夫多出其門而散在四方者亦皆循循雅飭師道之立益助乎此是後周子復得孔孟不傳之道於遺經建圖屬書以覺來學而程子兄弟實紹其傳於是扁雅古者大學教人之法以淑諸人以傳諸後而我文公先生又從而光大之淵源所漸徧及四海有志之士探討服行而推其所得以正上庶民者不絕於時能使大義既乖而復正公道久屈而復伸皆昔大人之力也師道之立於是爲盛許魯齋曰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虚故能受滿則無所容

辨異端

程明道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爲害尤甚楊墨之害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大戾於道也遠矣○佛有一箇覺之理可

謂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釋氏本怖死生爲利豈是公道○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爲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爲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僞教而人可化乎

程伊川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爲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

於此葢其差必至於是也○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是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爲邦孔子旣告之以二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己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着如此戒愼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若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猶言多少也大快活釋氏以不知此去

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為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販之蟲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沈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

張橫渠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

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
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
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
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
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大易不言有無言
有無諸子之陋也○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
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見可謂知
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
彼所謂道或者指游魂爲變爲輪廻未之思也大學
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圖劇論

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

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
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
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爲幻妄有
爲爲疣贅以世界爲蔭濁遂厭而不有遺而弗存就
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
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
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
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
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
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

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知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知語真際捨真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以上論釋氏

有語導氣者問明道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

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

○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爲周孔爲之矣